

人生與旅途叢書① 劉丹著

蘇聯

蘇聯：沉沒前的**100**天

新
平
和
學
習

PDG

111
L46
183

人生與旅途叢書 ① 劉丹著

蘇聯

蘇聯：沉沒前的100天

中國風

1994年出版書目預告

兩種中國心※

本社編

一個歸來戰俘的命運

張澤石 著

中國大陸性市場※

彭澍 著

中國民主新探

胡績偉 著

我們放棄隱私權※

李晴 著

女囚

張滬 著

蘇聯沉沒前的100天※

劉丹 著

中國大陸新笑話集

艾尼等 著

大陸鐵窗親歷記

王子營／陳鐵軍

著

官倒震撼中國

殷國明 著

五星旗下港台商

顏長江 著

中國文物大竊案

元山 著

大陸股民奇譚

章宇 著

注：有※號者已出版，其餘陸續推出。

目錄

走向沉沒的阿芙樂爾（自序）〔1〕

一

維拉：一個女人和三個男人的傳奇〔7〕

一個人的命運是他的社會的切面嗎？社會如彼輝煌，而切面如此悲慘，這究竟是誰的安排？

在我聽取維拉的故事的同時，前蘇聯人代會非常會議通過了一份宣言。宣言的導言部分說：「我們社會的最高價值就是人及其榮譽和尊嚴」。這是一種忠誠的悔悟和承諾，還是又一個輝煌的包裝？

安娜：尊嚴與母性之間〔25〕

愛情已不堪回首，但母性的尊嚴並未遭到褻瀆；婚姻失敗了，女性的形象卻依舊純淨。安娜，你是強者！

李莉姬、葉果爾：紅場上的不同政見者……〔46〕

人們各以自己的經歷來証明歷史，而歷史則按照自己的「願望」前進……我感到興趣的，不是他們誰握有「絕對真理」，而是那種寬容與和解精神。歷史證明：這是人類相處的準則。

斯薇達：錯過的姻緣〔59〕

在俄羅斯，有着多少薄命的女人和薄倖的男人！但你不覺得，在他們命運的背後，也有着某些社會的陰影嗎？

伊凡：兩代人的悲與喜〔74〕

靠了胸前琳瑯作響的勳章，爺爺有了一個特殊的職業，他為此感到羞恥。而孫兒則怒火中燒，破口大罵，弄不清楚是誰使他失去了輝煌的飯碗。

柳芭：「出租丈夫」？〔83〕

她使我想起梅里美筆下的卡爾曼和蒲松齡筆下的嬰寧。天真掩蓋不了她的辛酸，正如辛酸掩蓋不了她的天真一樣。這是一種別致的，純淨的美。

赫米寧茨基：細雪之夜裡講述的故事〔94〕

在一些特殊的歷史時期，人是很容易從大地上消失的。但人的記憶不會消失，而要凝結為歷史，流傳下來。

琳達：我不為你擔憂，捷娜什卡！〔107〕

這是我在莫斯科遇到的最美麗動人的故事之一。但我現在還猜不到它的結局……

維達爾斯基：斯人獨憔悴〔118〕

一個人盡管西裝筆挺，他的靈魂也可以是皺巴巴的。但，是一種甚麼力量把一個人的靈魂變得皺巴巴的呢？這問題只有上帝才能回答。

二

俄羅斯人：瞬間的印象〔130〕

哦，俄羅斯！即使是一剎閃現的吉光片羽，我也將珍惜地在記憶的書頁裡永遠保存……

葉甫蓋尼：一個莫斯科人的一天〔136〕

和葉甫蓋尼的一席閑聊使我找到一根標尺：普通人們期望些甚麼。如果我是一個政治家，我將非常看重這根標尺。

沒有市場的國度〔146〕

由一個大腦、一個機構來計劃幾億人的生產與消費，雖可以人人溫飽的天堂美景而自豪，卻終於顯出了「紅色空宅」的尷尬結局。

赫魯曉夫：千秋功罪細評量〔160〕

他的塑像是用黑白兩色大理石鑿成的。有人說這象徵着他靈魂中的兩面。也有人說，這隱喻他是一個黑夜與白晝之間的人物。在夜與晝之間，他艱難而又堅定地跋涉，雖然終究未能走出陰影的邊緣，但畢竟為打開那「鐵桶江山」找到了一把鑰匙……

從帕斯捷爾納克到法捷耶夫：追尋微笑與嗚咽的精靈〔177〕

編織理論（哪怕是謬誤和邪惡的理論）的人，常被他的社會奉為神靈；而編織故事（盡管是真誠和真實的故事）的人，則常被他的社會視為鬼魅。這是被古代和現代的歷史一再證明了的事實。那麼，我想問：這是為甚麼？

三

米沙：黃土地的兒子〔195〕

在這個金髮碧眼的漢子身上，四十年來一直閃爍着「紅紅」「白白」的迷惘，交織着愛愛仇仇的歷史，凝結着悲悲喜喜的淚水……他移居俄羅斯黑土地時說：我，依然是黃土地的兒子！

張放：他是又一個蘇武嗎？〔224〕

濫用人的忠誠，我想也是一種悲劇，甚至是罪惡。特別是，當這個濫用者自己並不忠誠的時候。

吳波：驚夢難溫〔246〕

○目錄

《驚夢重溫》的悲劇，在於男主角的記憶暫時喪失。而我的這位男主角的悲劇，卻在於記憶永遠不會喪失。把記憶密封於心底而「向前看」，向前走，這需要怎樣的勇氣！

薩巴科夫：莫斯科教父〔267〕

時勢造英雄。非常時勢亦造就非常英雄。反過來，英雄和非常英雄的出現，又是測量某一時勢和某個社會生命力的特殊標尺。

列車東去——巴嘎，俄羅斯！〔277〕

春天裡的陰雲和閃電——代尾聲〔295〕

走向沉沒的阿芙樂爾

——自序

阿芙樂爾號沉沒了。

CCCP——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個曾經以血火的悲壯與金粉的輝煌在世界舞台上串演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人間天國，已從歷史地平綫上悄然消失。沒有紛飛的戰火，沒有霹靂的轟鳴，沒有當年那艘巡洋艦上的怒吼，也沒有斯莫爾尼宮內外的硝煙。她幾乎是悄悄地走出歷史的。

在近代史的漫長冬夜裡，中國革命者在經歷了胼手胝足的尋求之後，把目光傾注於這顆紅色的北方之星，和她同沐血雨與腥風，共享歡笑與淚水；心甘情願地把自己的命運和她聯繫在一起。始而難兄難弟，萬歲永恒，牢不可破，繼而反目鬩牆，文批武斗，義不同天。幾十年中，彼方傷風，此方也咳嗽；那裡陷入政治的泥沼，這裡的航船也會立即觸礁。

〇走向沉沒的阿美樂爾（自序）

2

——某種「連體嬰兒」效應，一再重演。這種歷史與「血緣」關係，使得我們不能不時時翹首北望；而怨怨仇仇的迷霧，又久久地遮住了普通人民的眼睛，雖近在緊鄰，也難以認清廬山面目。

一九八九年早春，兩次留學蘇聯、定居莫斯科的華僑H先生和他的蘇籍夫人回國訪友，邀請他的老友、作家L先生和我訪問蘇聯；第二年又再次發出邀請。由於種種客觀上的困難，兩次都未能如願。一九九一年五月，當H先生夫婦第三次寄來邀函和車票時，東歐上空已風譁雲詭，電閃雷鳴；蘇聯其時也如鬱雷前的林莽，扑扑簌簌，警告着某種突變的可能性。於是，我們丟開了手頭所有緊迫的工作，毅然成行了。

但等到先後辦妥護照，已經過去了近三個月。此時已是一九九一年八月初，舊的車票已經過期，我們必須等待新的車票。

八月二十日上午，我們正在頤和園門前的郵電所拍發電報，忽然發現人們在爭買當天的早報。等把最後一份《北京日報》買到手時，才知道一個名叫亞納耶夫的人已經接管了蘇聯總統的職權。

人們表情麻木，但空氣裡卻瀰漫着噓噓喳喳。有種種「傳聞」、猜測；有人冷然不置一詞，也有人喜形於色。前者大約認為這不過是蘇式政治走馬燈的重演，而後者聲情並茂地認為在那裡又一次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有人甚至為下一步某種神聖同盟彈冠相

慶，並預測到馬列主義在全球的中興而彼此乾杯了。

「別去了！那裡馬上要打仗了！」

「沒看見那緊急狀態委員會裡都是些什麼人嗎？別去！」

「快走啊！你們幹嘛還呆在北京！」

親友的電話鈴聲響個不停。我們鎮靜自若而又心亂如麻。機票毫無希望，車票尚未到手，而事態瞬息萬變！作為記者和專欄作家，我們要坐失良機嗎？

我們當然不希望戰火紛飛，因為那意味着千萬純潔無辜者鮮血橫流。但鐵的現實告訴我們：任何民族、宗教、政見的大衝突，幾乎都會導致流血……何況，彼邦的這次政變，意味着多種力量的未死方生，啟示着歷史進化的可能軌道，作為民間作家，能撩起霧帘或鐵幕，用自己的眼睛和良知去親歷事變的進程，這是一個多麼難得的機會！

完全出乎我們預料的是，使頗有些人歡欣鼓舞的軍人政變，在七十二小時後宣告流產，其速度可以列入吉尼斯世界紀錄。

而大有揶揄意味的是：我們終於得到了八月二十三日晚去莫斯科的車票。此時已在軍人政變流產後的兩天。

在炎夏即將結束的一個午夜，國際列車駛離北京。在颯颯秋風中，我們穿越山海關、興安嶺，穿越憔悴的森林，廢棄的碉堡和荒涼的草甸而進入蘇境。

○走向沉沒的阿美樂爾（自序）

窗外是無邊無際的白樺林。滿眼碧綠和銀白，綠得舒心，白得耀眼。貝加爾湖碧波萬頃，無聲地洶湧着。對於只傾聽過小溪的琤琮和大海的喧囂的人，無聲卻洶湧的貝加爾是另一種潛在的力和悲壯的美。窗外的景色，和我們此時的心情完全合拍。

從黃葉飄零到大雪紛飛，我們在俄羅斯黑土上漫遊了一百天。沒有戰火，沒有驚惶，沒有動亂。莫斯科的秋天是黃金和寶石的季节：碧藍的天空有如藍寶石的澄澈；照在身上已全無暑意的陽光，濃得象熔化的金子，柔得像少女的眼波。圓滾滾的鴿群在街心公園的草地上踱步，少婦們一邊推着嬰兒車一邊把面包屑撒給它們。搖籃車裡，嬰兒們凝視着美麗的天空，澄澈的眸子裡反射出藍天的影子……

一百天裡，我們拜訪了莫斯科和明斯克的一些文化機構、企業、大學；參觀了一些紀念館、博物館和藝術宮；走過許許多多的商店、廣場和公園；乘着汽艇在莫斯科河上瀏覽兩岸美麗的景色；在夕陽西下時徜徉於克里姆林緒紅色的宮牆下和鬱鬱蔥蔥的小樹林中；在莫斯科大學校園的林蔭深處傾聽落葉的沙沙；漫步紅場，傾聽斯巴斯基塔樓上傳來的鐘聲；在燈火輝煌的普希金大街上遠遠凝視佇立於晚風中的盛妝的神女……

在莫斯科和明斯克，我們結識、邂逅了上百位男男女女，其中有教授、學者、藝術家，工人、廠長和剛剛崛起的「民間企業主」，生氣勃勃的年青的男女大學生，演員和民間藝人，養老金領取者，記者和編輯，以及沉冤莫白的淪落者、殘疾人和乞丐。我們在學

者的書齋、藝術家的工作室和「普通人」的家庭裡作客，在他們的廚房（俄羅斯人接待親密朋友的場所）裡喝咖啡，在他們郊區別墅的森林裡采磨菇……我們傾聽了他們許許多多悲歡離合的故事。儘管我們無權就涉及政治的話題作任何表態，但由於心靈與經歷的相通，眼角會泛起相同的淚水，心頭會湧起同樣的熱血。

關於七十二小時的政變，人們談得很少。我們知道的是：當一支由十幾輛輕型坦克組成的隊伍試圖衝破設在「白宮」（俄羅斯議會大廈）附近的公共汽車路障時，有兩位年輕的示威者當場犧牲，一人受傷。後來我們看到了莫斯科電視台播放的外國電視攝像：當坦克向「白宮」前進時，示威者們衝向坦克，有人打開槍蓋，質問着坦克手什麼。年輕的坦克手回答，人們發出歡呼，姑娘們爬上履帶，把花束投進鎗裡。坦克停止前進，然後緩緩駛回。

是的，我們所聽到的，更多的是一些以往的故事……這些故事，與五十年代蘇聯小說與電影中的英雄人物與輝煌場景，常常明顯錯位；而我們目擊的蘇聯現實生活，也與敝國某些新聞傳媒的報道大相逕庭。我們從中又一次領悟了「文藝為政治服務」、「主題先行」的不厭其煩的告誡早已其來有自，而且再次發現這種「文藝創作準則」也被引進了新聞採訪之中。

作為自費旅遊的作家和記者，沒有人要求我們按某種提綱和模式採訪和寫作，甚至，

○走向沉沒的阿芙樂爾（自序）

是否能寫一組文章或出版一本書，我們當時也毫無把握。我們只想把這一百天的所見所聞按照原來的面貌告訴可敬的讀者，冀望讀者能從這些故事的剖面裏，多少發現一些與她今日的沉沒和異日的崛起有聯系的東西。因而這本小書，當然不是一份政治家的証詞，也不是歷史學者的考察報告，而只是一束匆匆描下的人物側影。証明其誠實的，只有我們的良心。

我們離開莫斯科後一周，即回到北京的第三天，蘇聯宣告解體。

阿芙樂爾悄然沉沒了。但那不是龐貝古城。沒有悼文，沒有輓歌，沒有默哀；有的只是鎮靜與自信。因為，「一個船長倒下了，必有另一個船長」（惠特曼）。一艘戰艦沉沒了，崛起的將是一個真實而壯美的童話嗎？

當我寫到自序的最後一行時，俄羅斯的黑土上正飄舞着漫天的雪花。我想起雪萊的名句：

冬天已經來了，
春天還會遠嗎？

牟體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七月初稿畢，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八日改定。

維拉：一個女人和三個男人的傳奇

一個人的命運是他的社會的切面嗎？社會如彼輝煌，而切面如此悲慘，這究竟是誰的安排？

在我聽取維拉的故事同時，蘇聯人代會非常會議通過了一份宣言。其導言部分說：「我們社會的最高價值就是人及其榮譽和尊嚴。」這是一種忠誠的悔悟和承諾還是又一個輝煌的包裝？這將由時間來回答。

我到達莫斯科時已是秋天。一幢幢火柴盒般參差豎起的公寓之間，是一些小白樺林、

○維拉：一個女人和三個男人的傳奇

○維拉：一個女人和三個男人的傳奇

8

兒童遊樂園或小湖。黃葉在晨風中沙沙地絮語，彼此輕輕追逐，像靈巧秀氣的小女孩的步履。莫斯科的秋天真美，一種富有詩的性靈和神韻的美。

為了抓緊時間採訪，我每天都在八點左右出門。這時，在樓梯拐角處的垃圾管道旁邊，我總可以見到一位中年女人在打掃管道口被撒出的垃圾。不疾不徐，不驚慌乎乎也不毛毛躁躁。她的動作婀娜，有一種舞蹈的韻致——不，這不是訓練出來而是天生的。

「你早！」總是我先向她打招呼。

「你早！」她熱情地回應着。停下那麼兩三秒鐘，目送着我離去。我回眸，常常發現那漂亮而有點失神的藍眼睛裡，有一種善良、誠實和慈祥的感情混合物，自然流露出來。

如果下午回來得早，我也偶爾可以遇見她。這時她實際上已經沒有多少可做的事了，因為門廊、通道裡全都乾乾淨淨。莫斯科人人都有愛清潔的習慣，連孩子也不亂扔垃圾。但也許是為了在規定的工作時間裡「堅守崗位」吧，她仍然留在樓梯旁。這時她總要來幫我拉開玻璃門，或用她那柔和的女中音誇獎我剛剛買回的東西——一件工藝品木雕、茶炊或一條薄型毛毯什麼的。

後來我知道了她的名字：維拉。在俄文中，這是一個很平常的女性名字，但唸起來有一種柔婉的美：維耶——拉。尾音「拉」要唸得很輕很輕……

維拉大約四十七八歲，也許更年輕或稍稍大一些，我說不準。她有一頭漂亮的淡金色